爬　坡

■徐　镇　陈　奕

子夜，中原某地，山野沉寂。零星虫鸣中，指针悄然滑过凌晨1时30分。

“轰隆隆……”引擎的怒吼骤然撕裂夜幕，数十辆战车挟着滚滚烟尘，向预定集结地域疾驰。车内，二级上士、底盘技师江隆紧握操纵杆，双眼借着潜望镜狭窄的视野，注视着前方黑沉的暗夜。

战车编队后排，驾驶员杨斌紧跟前车。这是他入伍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实战化演练。

“全体注意，任务区域内发现‘敌’情，加速前进！”营长的命令传来。车队在黑暗中灵活地规避着障碍。数十公里推进下来，一路有惊无险，杨斌紧绷的嘴角渐渐松弛下来。突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车队骤然停止前进。

“报告，前方长陡坡！目测长度200米，坡度接近45度！”头车车长急促的呼叫声从电台中传来，“路况极差，坑洼遍布，中段有急弯！”

杨斌心中一紧。借着微光望去，那道陡坡宛如一道铁灰色的高墙，坡顶高悬，几乎与墨色天幕相接。

“头车过不了，后面就完了！”不知谁低声说道。

“驾驶员，头车集合！”营长有些嘶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十几个身着迷彩的身影聚拢在陡坡下。强光手电扫过路面，坑洼、碎石、扭曲的弯道……在短暂勘察和争论后，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沉默。

这坡，谁敢拍胸脯说能上？

“没时间犹豫了。”营长环视着一张张紧绷的脸，最终看向江隆。“江隆，你有多少把握？”

十几道目光聚焦在江隆身上。江隆深吸一口气，声音洪亮：“营长，十成的把握我打不了包票，但我可以试一下。”

随即，江隆跃入头车驾驶舱。发动机启动，江隆眼神凝定，手掌稳稳掌控方向，右脚慢慢踩下油门。

战车猛地前冲，履带钢板凶悍地“啃”向粗糙的坡面。车身在剧烈的颤抖中昂首向上，每次爬升都伴随着刺耳的声响。刚爬至三分之一，车头已高高扬起，前方的路面完全消失于仰角视野。江隆的身体如同绷紧的弓，双手在操纵杆上快速精准地操纵。

突然，一阵尖锐的摩擦异响传来，车体开始剧烈颤动。

江隆的心骤然一紧。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将油门踩深半分，同时轻点快放刹车踏板，精准控制着力道。

“稳住，必须稳住！”汗水浸透江隆的作训服。他屏住呼吸，将全部注意力放于脚下方寸之间。万幸，履带重新“咬”住了坡面，战车在令人心惊的“咯吱”声中，顽强地向上、向前，又挪动了一些。

终于，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哐当”巨响，车身底盘狠狠地落实在坡顶边缘。

“好！”欢呼声在坡下骤然响起。

看着班长成功登顶，杨斌热血沸腾。他主动请缨，信心满满地驾车上坡。当杨斌驾驶战车沿着江隆战车履带压出的印记爬坡时，突然感到战车开始倾斜——车体失控，欲向侧下方深谷滑坠。

“刹车，快拉左杆！”江隆的吼声传来。电光石火间，杨斌双手本能地将左右操纵杆同时猛地后拉到底。

“嘎吱——”车身险而又险地在距坡缘不到半米处戛然停住。悬崖边，碎石簌簌滚落……

“不能冒险了！”营长声音嘶哑，“各连抽调驾驶尖子，成立尖刀队，一台一台开上去。”

江隆迅速召集各连队几名老兵骨干，简短而清晰地交代了坡道驾驶要点。

“上！”当江隆再次坐进驾驶室，引擎重新发出低吼。他恍然想起40多年前的那个同样紧急的战斗任务——那是在另一片崇山峻岭间的56度陡坡。

当时，营队前身某坦克营奉命驰援前线，却在山崖口被一道险坡阻拦了去路——那是一段长约500米的弯曲陡峭石坡，倾斜度在40度左右；其中有一段长15米，最大坡度竟逼近56度。

“没有退路了。为了胜利，必须上去！”时任副营长的李治善挺身而出。凭着对装备的掌控和置生死于度外的胆魄，他驾驶头车，成功闯过关卡。驾驶尖子们随后分段接力，驶上陡坡。最终，战车在对手意想不到的防守区域，撕开了胜利的突破口。

而如今这45度坡，虽不及当年惊险，却同样关乎成败、关乎荣誉。此时，江隆专注的目光穿透黑夜，仿佛与李副营长那坚定的眼神在时光长河中交汇。那面染着硝烟、用勇气与忠诚铸造的精神旗帜，正被高高擎起，在每一个向陡坡发起冲锋的战士心中猎猎作响。

演练的硝烟渐渐散去，战车在晨光熹微中归来。在装甲车库角落，杨斌找到了正埋头检查履带板的班长江隆。

“班长，今天我差点闯了大祸……”杨斌声音干涩，垂着头。

江隆放下手中的工具，转头看向眼前这位年轻的小伙。“我也是从你那时候过来的。小杨，你冲坡的勇气可嘉，有点我当年的样子。”他的声音很温和，“可是，干我们这行的，光有勇气可不行，还要有能够与之匹配的实力。”

杨斌眼圈微红：“班长，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有天赋，不用没日没夜地苦练。现在我知道了，要想成为尖子，得流汗，得逼自己一把。”

江隆站起身，拍了拍杨斌的肩膀。“这坡不是终点，对你来说，它只是一道很小的坎。小杨，你要记住，再险的路，再陡的坡，只要努力锤炼本领，心向胜利，就没有我们轧不平的道！”

杨斌重重点头。

窗外，太阳正在升起，发出耀眼的光芒。

红　军　花

■薛培政

感　念

1934年11月17日深夜，北上的红25军趁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后，急行军进入桐柏山区。19日凌晨，红军冒着呼啸的寒风，到达豫鄂两省交界处的桐柏县月河镇一带后，军首长望着一个个疲惫的身影，果断命令道：“传令下去，各连派出哨兵加强警戒，部队就地稍作休整。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不准擅入民房，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

13岁的小红军春来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刚参加红军没多久，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听到休整命令后，他跟着当排长的表哥卢天雄对宿营地检查了一遍后，便找处墙根挨着卢排长坐下了。

镇中传来的犬吠，打破了夜的宁静。听见动静的乡亲们顺着门缝朝外望。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见院外屋檐下、大树旁、草堆前，还有不远处的打谷场上，都坐满了衣衫单薄、和衣而卧的红军战士。他们望着望着，心里就不落忍了：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哪能到了家门口，让他们坐卧在露天地里挨冻的道理？

不一会儿，镇上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院门也打开了。乡亲们走上前去，不由分说拉起战士们的手，让他们进屋去避寒歇息。

“大爷，我们有纪律，不准进入民房。”见战士们坚持，有的乡亲又抱出被子要盖到他们身上。卢排长连忙站起身推谢道：“老乡，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您抱回吧。”

就这样，红军战士们或靠着街边房屋墙根，或靠着大树草堆，或就地一躺，持枪而卧，短暂地进入了梦乡。

望着眼前的一幕幕，小红军春来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寒冷的冬夜，乡亲们好心要拉着战士们进屋休息，为啥没有一个人进屋？老乡都把被子送到跟前了，为啥又被表哥推送回去？茫茫夜幕下，一个个问号在他脑袋里不停地打转，连睡意也被赶跑了。

“咋的，又想啥心事了？”卢排长小声问他。

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

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却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们非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

望着春来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道：“因为我们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队伍。我们沿途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就是要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穷苦人愿意跟着红军走，去打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

那一夜，春来心里更亮堂了。他牢牢记住了“革命的种子”这个新词。

次日拂晓，红25军悄然踏上新的征程。此后，这支远征的红军，鏖战独树镇，伏击木札岭，血战庾家河，攻克两当，勇战四坡……他们一路克难攻坚，艰苦转战，终于抵达陕北。

小战士春来也在战火硝烟中不断成长。

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

岁月悠然而过，春来已满头华发。他时常忆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他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作贡献。

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年逾九旬的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25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便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

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鞋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

听到这里，春来禁不住眼眶湿润了。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表哥给他讲的那番道理，耳边又回响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

风吹柳梢，嫩绿的柳枝拂过“赓续长征精神，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新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军营纪事

昆仑之巅『并蒂莲』

■韩　刚

喀喇昆仑横亘天际，风雪呼啸。219国道新藏线，宛若一条坚韧的钢铁长链，自南疆腹地蜿蜒而上，直抵藏西阿里。大红柳滩中，一栋矗立在雪域高原的营房格外醒目。这里是新疆军区某兵站与信息支援部队某机务站共同的家园。他们隶属有别、专业各异，却像昆仑之巅绽放的“并蒂莲”，在呼啸的朔风与亘古的雪峰间，相依相守已有数十个寒暑。

兵站荣誉室内，一面锦旗格外醒目：“为兵谋家保障有力、服务细致温暖兵心”。兵站站长王沛禄的目光落在锦旗上，想起一段温热的往事。

那是个忙碌的午后，兵站接到紧急通知：一支队伍要临时宿营休整。然而，彼时的兵站正值保障高峰，所有宿舍均已满员。高原之上，如果休憩不足，极易诱发高原反应。为此，王沛禄心急如焚。就在这时，机务站连长高岳打来电话：“我们还有5间空房，让战友们过来吧！”一句朴实的话，解了燃眉之急。当夜，凛冽寒风拍打着窗棂，入住的官兵沉入安稳梦乡。翌日晨曦微露，队伍整装待发，带队领导郑重送来了这面饱含深情的锦旗。

这样的温暖与默契，自20世纪60年代两个单位一同扎根在这片生命禁区起，便一直在绵延。当年，官兵住地窝子、啃干硬馍，彼此搭把手既是生存所需，更是深厚情谊。机务站的冬菜见了底，兵站送来半车蔬菜；兵站的燃煤迟迟未到，机务站顶风运来煤块；兵站新兵突发高原疾病，机务站军医星夜兼程，护送下山抢救；机务站官兵家属千里迢迢来队探亲却无处落脚，兵站立刻腾出整理好的客房……桩桩件件的小事，像高原上不灭的篝火，将“战友”二字焐得滚烫。

2016年，新营房在高原拔地而起，两个单位官兵搬进明亮的楼房。从“共守一营”到“同住一栋”，官兵的距离更近了。一个初冬的傍晚，兵站出现电力故障。制氧机停转，加油站被黑暗淹没，线路故障迟迟排查无果。焦灼时刻，机务站工程师刘文强拎着工具箱赶过来，一头钻进冰冷的配电房。高原寒气刺骨，他的手指很快被冻僵。紧张抢修时，裸露的电线在他手上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官兵心疼地劝他包扎，可他匆匆用毛巾一缠，又继续投入工作。20多分钟后，灯光重亮、制氧机重启，兵站爆发出一阵欢呼。

高原之上，缺电曾是他们共同的难题。2021年，兵站建成太阳能光伏电站。彼时，机务站通信机房蓄电池储能下降，设备运行不稳，而这条通信线路，是连接边防一线与后方指挥中枢的生命线，一刻也不能中断。于是，每当发电量紧张，兵站会主动断电让行，把稳定电力留给机务站的通信设备。老兵孙晓勇语重心长地告诉新兵：“机务站守的是全域通信畅通，他们稳，边防才稳。我们以少用电换通信不断线，值！”

高原基建，举步维艰，下水管道堵塞冻裂是家常便饭。2022年，两个单位发现管道改造方案高度关联，当即联手施工。大家一起挖沟槽、运管材、铺管线，原本两个月的工程，一个半月便高质量竣工。2023年，兵站高压氧舱投入使用后，第一时间邀请常年巡线的机务站官兵使用。

2025年6月，驻地即将接入市政水电管网的消息传来，两个单位迅速组建“水电攻坚队”。高原6月，昼夜温差极大，官兵天不亮就赶往施工点，遇坚硬岩石就用钢钎凿，翻山拉线缆就手拉手前行。苦战一个月，水电线路终于铺通。当明亮的灯光第一次由市政电网点亮，当清澈的自来水第一次汩汩流出，官兵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朝夕相处，难免有磕碰。2025年秋，双方因共用器材归属产生分歧。兵站教导员肖辉召集骨干，讲述老一辈边防官兵住地窝子、共分干粮、风雪相依的往事。机务站班长刘立鑫率先表态：“情谊比物资更宝贵！”分歧在深厚如山的战友情面前悄然消融，大家公平分配物资，心贴得更近了。

今年初，捷报飞越千山，传至高原：兵站被上级评为“四铁”先进单位，机务站荣立集体三等功。

雪山巍巍，长路漫漫。大红柳滩上，这株傲然绽放的“并蒂莲”，深扎在风雪冻土里，盛开在无言坚守中。兵站与机务站的官兵，并肩立于高原之上。他们守护的，不仅是219国道这条穿行于生命禁区的钢铁动脉，更是那片土地的灯火温暖与山河安宁。

雪山无言，长风作证。昆仑之巅“并蒂莲”的故事，还在继续。

不朽的生命（中国画）　王钧兵作

我的甘巴拉

■汪心怡

这阳光，灼烧着我的双眼
这尘土，磨砺着我的皮肤
我知道
甘巴拉的石阶
是在戾风与风雪中铸就
是在铁血与生命中延伸

曾经的青丝已然不再
可我终于明白
生命
在于如何燃烧
在于怎样绽放

高原的风撕扯着我的肺叶
粗粝的砂阻碍着我前进的步伐
可我无所畏惧
我要用生命
刻下存在的意义
军人，就要负重前行

军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保家卫国，无愧
赤胆忠心，无悔
我告别了青春欢畅的时光
也曾失去虚幻的爱情、白皙的肤色
可我的灵魂仍在高歌
——它从未屈服

站在甘巴拉
我明白了
钢铁的意志是这样炼成的
不是在舒适的花园里
不是在和煦的温室中
而是在
烈焰的锤击中
迸溅着、破碎着
然后
坚定而无悔地
站立

仰　望

■沈煜恒

小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
走过铺满晨光的小路
我仰望那一身蔚蓝戎装
那是风的挺拔、云的端庄
是安稳落在肩头的力量
藏着山河无恙的朴素愿望

上学了，书声漫过窗棂
目光越过操场与围墙
我仰望远山之巅那警惕的铁哨
在云雾间静静伫立
像沉默的松、挺立的碑
把忠诚写在辽阔天际
神圣，又让人无限向往

阵地上，我与战友并肩而立
一同仰望无垠苍穹
看流云漫过日月星辰
听风声掠过山河旷野
在深邃与浩瀚之间
读懂坚守的意义与安宁的珍贵
每一次凝望，都向着信仰生长

夜深了，灯火渐次熄灭
大地沉入梦乡
我们依然仰望
在寂静中守护璀璨星河
在平凡里扛起使命担当
这仰望，是初心不改
护佑岁月静好的滚烫信仰
这仰望，是把青春与忠诚
站成万家灯火身后沉默的山岗

在大山深处

■刘林青

背上行囊，走向大山
那越来越高的台阶，垫高了
我追寻理想的梦
走进山的怀抱，打开了一扇
更为广阔的门

山扛起了几百米长的天线
作为新兵，我逐渐把孤独与欢喜升华
让天线延伸至更远的地方

大山巍峨，我立于其上
用心仰望天空
追寻信仰的航迹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09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